



上党梆子脸谱

张红君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上党椰子胎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博物院藏

上党梆子脸谱

张红君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党梆子脸谱 /张红君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03-06625-5

I. 上… II. 张… III. 上党梆子—脸谱 IV. J825.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7514号

上党梆子脸谱

主 编: 张红君

责任编辑: 刘秀斌

装帧设计: 冯云亮 张丽芝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晋城新浪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09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625-5

定 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编纂委员会

监 制：康吉仁 李章宏
策 划：常晓虎 冯裕民
顾 问：原双喜
名誉主编：张秋旺
主 编：张红君
副 主 编：郭孝明 龙青山 张保平
绘 制：龙青山
执行编辑：李丰海
编 委：吴国华 张爱珍 魏广麟 霍国亮
 武三霞 郭志强 邹年堆 杨 上
审 核：栗守田
摄 影：张付军
工作人员：王沁芳 张伟伟
出 品：山西省上党戏剧院





序（一）

张秋旺

由晋城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组织编纂的《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现在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分别由我市一些资深戏剧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和民间工艺学专家编撰的丛书，向各界读者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晋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晋城是一个具有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创造了许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统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和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构成了晋城绚丽多彩的艺术画卷，其中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项目，诸如上党梆子、上党八音会、阳城生铁冶铸技艺在全国全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且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护和利用好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历来十分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因此，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和介绍晋城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以“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的形式，陆续编辑出版研究介绍晋城市优秀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图书。这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

作，也是以文字、图片记载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或仍在延续发展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给后人留下可供研究的翔实资料。同时，也想通过这套丛书向读者打开一个了解晋城，认识晋城，继而喜爱晋城的窗口。

我们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不但可以比较集中地保存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精华，而且必将有力地推进晋城文化研究的步伐，将晋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繁荣晋城学术，开创晋城文化研究新局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晋城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序 (二)

曲润海

《上党梆子脸谱》即将出版，要我写点文字，邮箱里给我发来了照片和原双喜先生的《上党梆子打脸说》。先睹为快，很开眼界。原双喜先生是上党人，多年从事上党地区文化艺术工作，他已经如数家珍般地把上党梆子及其脸谱艺术的源流和特色，说得十分精当，我再啰嗦，显而易见有点多余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派我作文呢？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了8年，在省文化厅工作了7年，15年间看了不少上党戏，结识了不少上党戏友，虽然出了娘子关已经20年，但是断不了看戏，也就断不了情谊，因此要我写点文字，也是情理中事。

山西号称戏曲之乡，有四大梆子，其中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是单一的声腔（当然也含有昆曲的成分）。上党梆子虽然也是梆子，但却与三大梆子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它是包含昆、梆、罗、卷、黄五个声腔的多声腔剧种，而其中的罗戏、卷戏更加古老。如果从年龄看，上党梆子该是老大。因为古老，留存下来的遗产也就多，剧本、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演出规制等等，脸谱便是其中之一。

“打脸”其实不单是上党梆子的叫法，北路也有这种说法。小时候我的故乡五台、定襄一代盛行“社火”（武术），要扮演功架武戏，如《佘塘关》、《葭萌关》、《定军山》、《金沙滩》之类，扮相和在戏台上唱戏一样，是要“打脸”的。后来看新编的历史戏，老百姓看不惯，就说怎么不“打脸”。戏曲为什么要“打脸”？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生活的反映，人物性格的表现，又是演员和观众约定俗成的。离开了这个约定，演员演着就不对路，观众看着就不认可。戏曲与话剧、电影的特点不同，戏曲往往是把故事情节告诉观众，让观众欣赏演员如何表演。戏曲本来是平民百姓的艺术，是在人多众广的场合演出的。它没有电影的特写镜头，不能看得那么清楚，而把人物的面部夸张地画成各种色块模样，好坏、忠

奸、贤愚、智拙分明地告诉观众，让观众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进入人物关系，随故事的进展、人物命运的变化，投入自己的喜怒哀乐。

脸谱也能看出人物心态的变化，原双喜先生举出了赵公明、齐王、包公的例子。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昆剧《活捉》中的张文远、京剧《伐子都》中的子都、川剧《情探》中的王魁、晋剧《杀宫》中的苏玉娥等，他们在被捉、被伐、被勾、被杀时，都变了相。脸谱往往是同头饰相关联的。一幅脸谱勾画出来，并不是人物完整的面部造型，而配上头饰，一个人物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看生旦行，除了关公、赵匡胤、武松、钟无盐、媒婆、刁妇等外，一般人物没有花脸行那么色块鲜明，赵云、马超、周瑜虽然也有小的差异，但一般观众很难辨别清楚，而加上头饰就一目了然了。

脸谱是发展变化的。从古代题材的戏到近现代题材的戏，大体走着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趋势。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文明戏，都不勾脸。四五十年代出现的现代戏强调接近生活，注重本色。如果说旧社会旧戏台上麻油灯下，不勾脸黑乎乎看不清，那么在新社会剧场里强灯光下，人物面部照得白煞煞也十分难看。于是艺术家们开始摸索现代戏的面部造型，或者可以说在创造现代戏的脸谱。刁德一、胡传魁、座山雕、栾平、鸠山、阿Q、孔乙己、膏药章、李玉和、雷刚、华子良、仇虎、驼哥等，他们的面相都有了一定的模式。即使脸上不打谱的多数人物，也都不是本色，都是打了肤色的，因此不再白煞煞。这些虽然有的约定俗成了，有的还在待约定，但总是一种发展。

中国戏曲脸谱是中国戏曲艺人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但是在共同中也还有差异，即各自的个性。上党梆子脸谱有自己的特色，不仅与京剧有差异，与山西其他三大梆子相比，也有其独特之处。上党梆子产生于上党盆地，这里自古以来就自成格局，然而这里并不封闭。它地处三晋，面对冀鲁豫，以三晋文化坐底，吸纳外面的东西，成为自己的养料。上党梆子的五个声腔中四个是与外面共有的或外来的，最后融化得不留痕迹，成为地地道道的上党特产。不少与其他剧种共有的戏，他们的戏名却不同。他们的行当称呼也与其他梆子不同，他们叫“三门九行”，即生角门（老生、胡子生、小生）、旦角门（老旦、正旦、小旦）、花脸门（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他们的脸谱自然也有自己的“打法”：揉、抹、勾、涂、破、扫、扒、点，产生“远看颜色近看花”的效果。就连普天下公认的包公，额头上也不是常见的“月牙形”，而是“勺子形”、“马蹄形”，他们认为并不比“月牙形”差。

常常听人笼统地用“脸谱化”来贬低中国戏曲，认为中国戏曲不“生活化”。

其实任何一种戏剧，都是“化生活”的，而不是“生活化”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都改编成了中国戏曲，不仅难以外国“生活化”，就是中国生活也没有“化”，而是戏曲化了。而且也给戏里的人物打上一定的脸谱，否则没有多少中国老百姓爱看。至于中国的现代戏的脸谱，还在探索创造中，更谈不上“脸谱化”。批评中国戏曲脸谱化，其实是批评者对中国戏曲艺术不甚了了。戏曲脸谱恰好印证了张庚先生对于中国戏曲的“剧诗说”、“表现说”、“变形说”、“外化说”。他认为中国戏曲是从古代的诗歌发展来的，戏曲作家就是诗人。诗与生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反映，而是经过诗人头脑对事物进行了锤炼，加进了诗人的感情，再表现出来的凝练而有节奏的语言。中国戏曲是从古代诗歌发展来的，它与生活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直截了当的反映，而是表现。张庚先生认为任何艺术都是对生活变了形的，变了形才更有典型性，真实性。“外化说”是戏曲表现内心世界的手段。用张庚先生的这些理论看戏曲的脸谱艺术，特别是看上党梆子粗犷、夸张、简约的脸谱，不是很恰当吗？“脸谱化”能贬低它的艺术价值吗？张庚先生的这些理论，无疑对当代戏曲创作指导思想是一种解放。

上党梆子脸谱随着上党梆子一起进入国家“非遗”名录，它该有些什么作为呢？是不是把它保存在博物馆里，就万事大吉了？盖戏曲博物馆当然是大好事，可是现在还没有。即使有朝一日有了戏曲博物馆，把上党梆子及其脸谱保存在博物馆里行吗？画在纸上的脸谱可以作为资料，放进去。画在演员脸上给观众看的呢？也能连演员一起放进去吗？戏曲是动态艺术，是活着的艺术，它是要保存在演员身上，保存在剧团里，保存在舞台上，保存在广大的民间，只有这样它才不会消亡。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历史上有个上党梆子，而是为了在保存母体的基础上，继承、出新、发展。因为上党梆子不是老而无用，而是老有所为。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要数数家珍，就是发掘、整理、研究。

《上党梆子脸谱》的出版，是继《上党梆子》一书出版之后又一重大成果，是上党戏剧家们在“非遗”保护中做了一件功德事！

谨以此拙文志贺！

2009年10月11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序（三）

上党梆子打脸说

原双喜

《上党梆子脸谱》即将出版了，这是继2008年出版的百万字巨著《上党梆子》后的又一个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上党梆子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它有丰富的传统剧目，优美的音乐唱腔，独特的艺术风格，地方色彩鲜明的舞台美术。脸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特定人物的面部化妆程式，是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段。经过300多年的积累，奠定了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功能。它的出版，对传承上党梆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书是上党戏剧院院长张红君、副院长郭孝明、办公室主任李丰海精心策划、组织，由龙青山主绘而成。开始，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不揣冒昧提过一些建议。因我过去做过这方面工作，也写过介绍上党戏剧脸谱短文。他们认为我对此有研究，希望我给这个集子写个序。说实话，我的研究是浅陋的，不敢接这个差事。但碍于他们的盛情和真诚，只好勉强答应，就当“抛砖”吧。

过去，上党老艺人把脸谱叫脸子，勾脸叫打脸。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篇谈戏曲脸谱短文中，曾有这样的句子：“古代的假面和现代的打脸的关系”，说明别的剧种也有叫打脸的。上党梆子三百多年历程中，继承、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打脸艺术，积累了别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浓厚的人物面部造型。这次出版，收集了400多幅

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丑）以及生、旦打脸的谱式，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方面的艺术积累，是上党梆子一份丰厚的遗产。

收集、编绘上党戏脸谱工作，过去也曾进行过。1961年10月，山西省文化局根据文化部通知精神，发出《关于抄录戏曲传统剧目及搜集有关戏曲文物资料的通知》。当时晋东南行署文化局戏剧组（科）用生铁铸造了两个人脸模型，糊上白麻纸做成脸壳，到各剧团请老艺人在上面打脸。几经奔波，打下了近200个脸子。这项工作还在进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成脸子的纸壳，成了为封建文化树碑立传的罪证，和剧团上演传统戏的服装道具一起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文革”以后，鉴于中国古老戏曲艺术濒临失传，中央三部委把编纂《中国戏曲志》确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收集、绘制上党戏剧脸谱工作才又提上了日程。但由于十年动乱，老艺人大都作古，遇到了不少困难。经过多方努力，收集了100多幅，以上党梆子为主（约90多幅），包括上党落子、秧歌、乐户祭祀戏剧的脸谱、面具，由山西省戏剧工作研究所洪丽云同志绘制，收进她所编辑的《山西戏剧脸谱》一书中，算是保存了上党戏剧部分脸谱资料。

但这不足百副脸谱，绝不是上党梆子这一古老剧种300年的全部积累，有些老式、一角几谱的打法还没有收集到。龙青山同志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经过几十年的不懈求索，终将上党梆子历史的打脸积淀，做了深层挖掘，所以才有了这本书的规模。

二

龙青山是原晋东南地区戏剧学校七三届学生，学的行当就是二花脸（二净），从小就迷上了打脸艺术。在校期间，将老师传授的脸谱牢牢记在心里，还学着在纸上临摹；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他不但虚心向本团老艺人请教，只要听到哪个剧团有唱花脸的老师，从不放过学习的机会。他常常买上香烟、茶叶和别的礼品，以弟子之礼，登门求教。由于他的虔诚、执著，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了丰厚的收获。他收集的脸谱，有不少是新中国建立后，各剧种互相交流产生的，同时也挖掘出了上党梆子古老的珍贵谱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包公脸谱，在黑色额头上，用白色勾画的不是京剧的“月牙”，也不是上党梆子传统